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墓碑

陳府君夫人聶氏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某字某世籍南城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皆
不仕予六七歲時在山中有人從外氏所來言從母
之夫病且死其弟以股肉食不起既而事寡嫂有禮
族姻善之及予長審知其人乃府君也景祐三年秋
八月府君年五十三卒其冬十二月葬可封鄉安樂
甲源潭之陽後十八年至和甲午夏四月夫人聶氏
年七十四卒明年春某月葬于其墓東南隅孤來求
銘敢不聽吾邑陳氏為富家而幅之以善于今四五

長樂郡
振聲
請誌

世智不以駕愚力不以鉏弱官無訟牒欲無繫人入
場屋得祿位者磊磊相望而府君以孝悌處其間喻
子教孫蚤聞暮燕以終于身不亦美哉夫人之曾祖
某祖某父某亦不仕為人母有五十年主家事者三
十年旁禮娣姒下法子婦儉故不之用慈故不失恩
屬纊之日門內百口又何盛也生男八執喪者五人
曰某其人和能友群弟曰某善讀經書作詞賦郡薦
新人嘗為之首曰某曰某曰某服產業一女嫁黃氏
遜之子曰陟進士及第初為邵武尉銘曰

管仲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今之愚
者階其富以趨行獄陳氏之良鄉所囑君之夫婦

全而復積善有慶考後昆百祿

進士傳君墓表

亡友傳君代言字某生同鄉長同學心純行潔而外
不亢激見人善卑之若臣僕聞人過弗敢言其在已
則改不待頃故在家而和與眾無蒂芥好學有辭以
進士得試于墀下兩舉不利歸而寢疾以書請觀願
一言庶乎不泯沒病革矣書字幾不成猶拳拳俟報
而後死哀哉其意何邪時年四十五慶曆甲申秋七
月也後二年正月塋君家世善良曾祖某祖某未嘗
筮仕父某在祥符以前用辭賦著稱不遇而死皆曰
在後人至君又無祿識者益憐之娶鄧氏生二男某

某然未有立塋已其兄某使人來告迺表其墓曰
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為妄言至于仁者天鄙者
壽禍福之來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為不
謬嗚呼吾友不幸而堂有老室有幼不然則大彭
殤子亦何足道哉

陳伯英墓表

吾嘗銘陳君仲溫之塋以行高故譜敘甚詳其子漢
公字伯英初名後十二年而死又從而表之噫逝者
如斯徒使吾文不施於樂歌舞蹈而施於墟墓間也
伯英少從吾游俊健有智數頗多能應進士舉不售
因放失繩墨眾非之終克自反於親勤於家儉於人

恭摩垢出光清議始變年四十得疾不治哀哉某
氏有五男其三嚮成人曰汝羲汝士汝臣汝詩汝鄧
潤甫廖廷圭幼者二人其弟次公次山皆有學行庶
幾大其門噫天人果通邪善積必有慶不然未可知
辭曰

山可塵谷可堙謂余非妄人者無葬伯英之墳

處士饒君墓表

饒君諱某字彭年世占南城蓋予同鄉曾祖某祖某
父某皆不仕君耦周氏生男景先見先女嫁陳某李
某吳某桂某其齒六十有四死塋里中之金灣後一
年實慶曆七年景先礮石以待我故書其墓曰

吾邑絕大江數百里與閩粵為腹背土地衝沃宜
稻桑麻無大水旱飛蝗所不至故其人足衣食俗
推少機不肆文法為獄訟事吏惡政苛廩之百端
卒無敢言以豐富之資加自重惜而居之各山水
之間花草禽魚日變時異使人見之心竅恢恢欲
追騷人校江山醜好然則諸父兄行有不為祿仕
而擲禮義探儒雅者固其宜彭年性溫厚力治生
以遠不足其餘唯務為詩與學者更唱和爭錙銖
膏饜不倦二子幼讀書不使參外事故景先以其
文再試于禮部見先亦嗜學多藝其壻陳吳桂皆
應進士舉由此觀之抑好善之效晚節自除葬地

築室其旁以待賓客為觀遊歌琴賦酒不覺老至
自翫塵處聞其所為有足喜者往時相見頂髮未
素今茲復來墓草已宿弔傷雲霞嗟嘆柏竹揭之
墓門千載可讀

醫博士周君墓表

周君諱某字某鼎州桃源人以醫來建昌為博士年
七十有一皇祐二年夏六月卒冬十有一月葬其孤
播摠來求表之辭曰

君之至是邦吾時未及生吾成人與之往還尚二
十餘年其容體昂昂口辨多所跋履凡荆楚間三
川物象屈原宋玉嘗稱道者徃徃記憶上下巫峽

見神女事迹言之鏗鏗可聽善飲酒要之坐花草
醉倒歌舞不以年長辭趣為和同然未始以氣下
於物用醫藥交有位雖甚親比亦無所私謁吾以
此知其人吾母曾病急不能言衆醫縮頸遯去唯
君視之曰不死治數日起之吾以此知其藝命不
謂短家不謂貧其教有義其嗣有人龍池之東負
山為墳後來弗知信在斯文

前進士廖君墓表

君諱夷清字禮卿南劍州將樂縣人曾祖居素仕南
唐以剛直見忌由校書郎二十載裁得大理司直建
隆而後稟命我朝遂課其功累遷至瓊林光慶使檢

校太保判三司驟諫後主不聽閉門却食服朝衣短
立死井中已而得大手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耳
故文士徐錯弔之有三閭自投於瀾浦伍相願棄於
江流之句不數月而金陵降迄今鄉人有記其事者
皆叩頭稱之祖仲符少有志氣以詞學名兄弟蔭補
獨不就及 朝廷錄忠臣後授汀州掾卒父知章亦
秀士克世其家未及進而死君童子而孤力自樹立
篤學有力作詩賦尚俊壯其於啓事長調歌尤能動
人性孝友常省其姑退必感泣謂人曰善姑類先人
其弟臣清得官而夫遺骸在唐州君時下第至江南
聞之匍匐往收方大饑道遇劫告以其故賊亦義之

不害初舉解頭好事者寫其賦於屏今猶未絕五試
禮部皆不耦慶曆二年特奏名賜同三禮出身奉免
選沒於京師年四十八昭武李誥師其友舊棺斂以
歸其冬十二月塋于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涓水實
君之徙居邑也娶鄧氏生四男平噩可至一女嫁周
翰夫人之死後君十三年於其塋也平自為誌平十
二齡而無父蘄蘄自然出於泥滓間以濟其業聽高
貶遠有足佳者群弟壹於學問皆未易知積善之慶
將在是哉以石表未立捧其鄉先生屯田郎中李公
之狀來觀嘗辱君游謹撮其要託辭左方曰

太保之中貫紳炙天當時不省其諫後世不聞其
賢非君之才而平之孝孰能因而傳乎為人之子
孫者其可不然乎

李子高墓表

南城縣東北遠百里吾高祖之公家焉天聖中嘗省
松栢至於子高之室子高業已不仕有男冠鄉生十
三年習為歌詩教義諄諄無忝世儒後冠鄉第進士
試校秘書守臨川主簿代歸未幾而孤來乞文曰惟
先父好學篤善應舉不得官治衣食業不能貪以取
餘醉吟山水間忘其老喜弄人之急里有爭往往和
解之使不致獄訟衆亦愛悅用濟不肖子于宦學未
始有報而舍去忽焉願得表其墳託以不腐姑取其

譜而系之辭子高諱喬年六十八慶曆四年四月庚子卒十一月乙酉葬考彥機祖文遇曾祖捷皆布衣初娶盧氏生叔平叔良早死一女嫁饒贍繼陳氏生冠卿其季漢卿辭曰

生無失宜死何足悲有子而奇其後焉可知邪

先夫人墓誌

有宋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乙酉李氏之孤觀奉其母夫人柩葬于所居西先父府君墓東南隅實建昌軍南城縣鳳凰山之麓也夫人姓鄭氏其先蓋鄉大姓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夫人初有二男為無服殤既而生觀十四年而先君沒是時家破貧甚屏居

山中去城百里水田裁二三畝其餘高陸故常不食者夫人剛正有計筭募僮客燒糶耕耨與同其利晝閱農事夜治女功斤賣所作以佐財用蠶月蓋未嘗寢勤苦竭盡以免凍餒而觀也得出游求師友不為家事罔其心用卒業為成人不然叢爾小子為庸保為負販供養猶不足何暇孳孳學問間邪復還舊居娶婦有孫如平人家夫人茲不倦門內細碎覲尚未及知慶曆中應科目罷歸迺自念親老矣而數棄去舟江湖客京國以為之憂抑又窮空無以備甘脆非人子所宜因決不求仕進忍耻業衣食庶乎終養無有憾焉既八九年而智淺力少不克如志夫人性多

設施好義而信人祭祀賓客婚姻之禮不以貧故畧
之聞人緩急來有求者應之唯恐不逮衣食在身者
必假飲食在前者必輟况於錢穀固無吝心由此困
乏百計不效夫人亦厭之覲惟易窮則變變則通所
識公卿大夫多矣苟扶吾親往乞食焉尚可以濟迺
用此言告之夫人喜曰是吾心也幸而離鄉非但謀
食而已且使雜人不到吾目前則煩惱自少况乳幼
學已而不進吾與汝俱西亦將有知汝者吾孫又漸
長彼多英俊游聞見當遠大也謀之未集而及大故
疾病猶數數問行期嗚呼夫人卒在壘前二百七旬
有八日實其年春二月丁未壽六十有九後先君沒

二十九年先君嘗學不應舉以教其子作詩賦亦樂
施惠尤直信生平無所爭不識州縣廷終以不得意
死年四十二嗚呼覲何人哉有心不明有力不彊父
已不待養天幸有母而方施進不能為祿仕退不
能求財利以足其欲使之顛顛晚廼悔之未及行而
禍作矣嗚呼覲何人哉天鬼不誅王法不治猶有面
目以視息世間復何人哉誠懼乏祀不自引决敢因
襄事刻石以記其罪抑為事親者戒嗚呼哀哉

亡室墓誌

亡室陳氏不知其先所自來今為南城人曾祖某祖
某世大姓父某弱冠夫婦同時死唯是女生五年養

于伯父某又十一年而嫁嫁十七年而卒於戲吾家
破父及覲好自樹立與世不諧日益危窮陳氏處之
罔不寧雖晨夕費猶或已出斤粧櫛賣之單盡執勞
辱殆與臧獲等時復寒饑不可忍終無一言族親期
會惡衣以往參錦文珠象之間而不耻事姑瞻相顏
色惟先意之為吾母固愛之覲行四方未嘗與謀亦
不敢問在家有所嗇獨居常數月然不見怨望卑柔
靜正亡世俗婦女之態訖不得報以死悲哉長女許
嫁陳某一男參魯僅毀齒中女五歲其少未免懷姑
老喪婦子幼失母號咷之聲箝耳酸骨校善惡則尤
人論禍福則怨天復何言邪復何言邪龜告吉日用

葬于城東二十有五里望州嶺之陰且刻石以識其
墓于時歲在丁亥大宋慶曆七年

亡女墓銘

李觀之長女嫁為陳汝翼妻年二十六死其父傷之
不能已乃銘于墓曰

巧以慧兮慎言語

之汝家兮畏如鼠

人生皆樂汝獨苦

命之薄邪抑吾故

汝來何為何以去

墓無子孫久誰護

後人知汝吾之女

幸掩汝骨無汝露

鄧公儀傷辭并序

亡友公儀名立姓鄧氏舉進士年二十二以死嗚呼

公儀生數歲秀異不群諸兒善記誦聞於鄉長而學
成為文辭謹聲律主故實讀之溫溫可愛性賢深於
事理其道雖不著之策牘為訓具顧其身所履頗多
矣事父母孝謹撫其弟愛而有法庶不至狃儉不至
非氣堅正服義疾惡人不得已而與居未嘗安若據
棘芒也厭浮屠說斥巫祝邪媚遠之不使汙其門其
意與予正同然予時有所避閉不出諸口公儀見事
如不可忍雖在親戚多引繩墨彈直故予猶憚之也
早苦氣逆藥之且平俄而執父喪哀甚疾作不可治
矣是以死嗚呼予自始學善之志合道一居甚驩衆
不是吾行而公儀是之衆不聽吾言而公儀聽之樂

未始不與共也憂未始不與謀也他雖甚厚弗之若
也寃哉失之矣復何言也公儀死前百餘日子將西
游告之別時公儀病矣猶未知果至是也姑勉焉而
去及其歸也而公儀壅矣不見其死友之不終也不
銘其美文之不公也吁墓之草再黃矣是皆弗可得
而悔也徒傷之以辭云

落落其實兮譁譁其華晰晰其鄉兮噫噫其家出
處默語兮禮而弗邪璞乎君子兮孰訾其暇學優
而仕兮維人之欲自噉而坦兮始園其較志愈張
兮疾愈蹙老愛弱慕兮嗷嗷其哭嗚呼豈人不好
善兮鬼之求不用于明兮用于幽不然何時未之

知而命奪之善不獲福兮惟禍之隨已焉哉鳥之
飛兮隻其翼航之中流兮槩斯溺吾友之舍我兮
不我力行兮亮兮將焉得自我不見兮再易其正
心煩憂兮曷月而寧桂而酒兮以寫我誠路漫漫
兮莫造其壘莊周之云兮息以死而勞以生斯言
之信兮子無恨情吾道之不病兮吾文之行千秋
之下兮庶存子名

白石蓮師塔銘 并序

佛法之行於中國豈不雄健不校矣哉天之生民靡
不有事賢者效志愚者效力以有貿亡孳孳蚤夜而
鮮能得志唯佛之徒去離遠甚安樂無筭王臣所嫗

覆士女所合湊生則得其奉沒則得其歸而况人材
有以超類者惟其心之所之而已噫佛之法豈不雄
健不校矣哉今吾見惠蓮師其人材超類者乎師南
豐章氏子生十三年出家禮白石居壺長老誦法華
經祥符中以恩得度壺既化去其住者惠通惠德而
師繼焉師有計慮能施為自通德住時已主院事殆
今無曠性潔特耻交凡俗積四十年不踐城市頗喜
篇籍詠古人詩以對賓客吾少居山中嘗與往來慶
曆五年復抵其居因告我以年老治送終之具院西
有官隙地且買之以歸骨焉懼久淪滅無以旌識幸
我之來請文以信之吾既善師之行又歎佛之徒能

優游以卒也如此延授之銘曰
生也何來 死也何歸 神形一離 曷封樹為
土石我我 松檟差差 惟門弟子 是瞻是依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常語上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為曰衣裳
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匠衛風也非仲
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
之其徒雖不道無歎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
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惡焉詩曰采芣
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或問伊尹廢太甲有諸曰是何言歟君何可廢也古
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二十
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憂固其常也不官於

墓宮於樹道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徹之之
王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二十六月而即言也則太甲之為君何嘗一日廢
矣哉

或曰然則霍光廢昌邑王非歟曰霍光之罪滅族晚
矣知之不明行之不慎視君如玩物去取在諸掌董
卓效之東京桓温用之江左宋齊以下覆車方軌職
光之罪也敢問為光者宜如何曰皇曾孫高材好學
而光不知王賀放從而光不察既委質而臣事之矣
庸可悔乎衛靈公之無道也有仲叔圍祝鮀王孫賈
而不亡昌邑群臣有王吉龔遂忠直人也言諫游獵

而賀加禮遂梓大奴善屬衛士長行法而賀不禁賀
之資補猶可為也况大將軍秉天下權其讒諛者舉
放逐之如言遂者使居左右若夫漢廷固多士矣豈
無輔弼之益哉受皇帝璽綬二十七日而解之何其
暴也賀之言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光而學也慙恨死矣

或曰伊尹放太甲而天下厭然周公屏成王而國有
流言何也曰周公武王弟也有次立之勢管蔡其至
親也易以生怨以怨濟疑理固然也敢問太甲不能
終允德成王不見金縢之書則伊周柰何曰太甲賢
也不得不改成王亦賢也不得不悟太甲成王果不

賢邪則湯武不以託伊周伊周亦不受之於湯武
或曰知人蓋未易也周公不知管蔡安知成王曰事
有小有大有緩有急監武庚之國其任人也常事也
天下之政多矣譬諸日月猶有所不照夫以新造之
周而謀嗣焉其用心奚若堯不知四凶可也至于丹
朱其有不知者乎

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宋少年立文帝亮迎大駕於江
陵道路賦詩有悔懼之辭已而果誅夫三子者有功
於文也何疾之為曰疾之必也由其悲號嗚咽而後
悔懼亮見事遲耳女之賊其夫而私於我者其可以
納之室乎是亦恃賊我也宋文豈不謀其身不爾則

為後嗣也漢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
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
之禍萌於驂乘也

成濟刺殺高貴鄉公司馬文王聞之自投於地乃收
濟家屬付廷尉夫弒逆非文王意耶曰弒逆之名何
可當也其有意著必假手於人而歸罪焉養犬者固
欲其禦人也客來而傷則擊犬慙於客不得有說
也為大惡而得大利既外於人倫矣况父母妻子狼
籍都市者乎智矣哉王僧辨也其對湘東王曰平賊
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

孰謂漢孝文恭儉而已乎其有帝王之材者也知權

者也周勃誅諸呂迎立之即日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文為郎中令行殿中然後坐前殿勃之掌握已無物矣許勃歸相印既又使率列侯就國何其決也或曰孝宣之初曷不然曰勢未可也宣為庶人依許史而已不若文之有代資也漢廷諸臣未始相識誰可與言哉既踰年矣而光稽首歸政不因此謝之顧謙讓委任焉過也幸光速死不爾殆哉敢問光雖無術其志忠矣抑可疑乎曰使光未死而陰娶之語泄則將何為

權乎權君所以廢興國所以存亡戒之戒之一失之而不可復也惟至明然後可以權與人惟至忠然後

能以權歸上敢問何謂也曰大權在已大禍隨之夫其用事自又刑人之父殺人之兄絀削人之爵位者多矣言而弗聽求而弗得者又多矣怨者幾人邪怒者幾人邪我一日而去其權則彼無動邪譬諸騎虎下則死矣富貴尚不足惜其如我身何其如我家何舍隆盛而就夷滅人情之所難其附離者又欲尺寸功則斯人也能不異慮邪魏武有言曰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信矣其惟君子無求生以害仁者斯可謂至忠也已矣

或曰古之至忠者誰歟曰其皇甫嵩朱儁乎平黃巾震天下梁衍說之而不肯從陶謙推之而不肯應

聞命馳走就拘朝廷其忠不可及也敢問不有郭子儀者乎曰子儀可人也然唐室雖衰人心未去程魚雖巧言肅代猶出命君命而違不反則叛矣反叛之名中人憚諸况子儀乎嵩儁則不然董卓李傕之猖狂獻帝雖在無獻帝矣因兵威乘衆欲以伐其罪孰不曰宜也被以君命來遂不敢拒哀哉二臣之心吾嘗為之痛哭矣

或曰范曄評嵩儁以為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何如曰申生不敢愛其死使天下知有父也嵩儁狼狽虎口使天下知有君也人以君命召我我以矯詔拒之其非矯者亦足以為

之辭矣夫徐君側之惡惡極而君興可也不幸投鼠而器喪焉安得面目見天下哉是二臣者所以自歸於陷穽也被范曄弑君賊也宜乎其笑之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常語中

晉明之明王導之忠其至矣乎或曰元帝固任導矣
曰否王敦初反導不足疑也而元帝疑之王敦再舉
導乃可疑也而明帝不疑夫敦不以君為君其肯以
導為君導既宰相矣藉令敦捷又何求焉在他入猶
可無異志况導之為腹心乎而劉隗用事導見跡遠
且欲悉誅王氏當導之率昆弟子姪每日詣臺行罪
也呼周顛以百口累之而不應也傷哉唯恐其不免
耳再舉則不然為導者蓋懲前事有不自安之心為
明帝者蓋以前事疑之無委任之理而導詐哭敦使

亦有奮志帝屬道節使都督諸軍君臣之間若合符
遂平六難以濟中興非至明至忠其孰能哉

或問閻續訟愍懷太子之枉皇太孫立復上疏焉夫
以惠帝愚賈后賊安能聽言徒觸死耳續奚為哉曰
上聽言人誰不敢言佳哉續也是難能也豈一時之
言萬世之言也惠帝雖愚萬世當不愚賈后雖賊萬
世當無賊其言欲使著令諸有廢興倉卒東宮兵馬
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聽其臣
子得如邴吉距詔書周昌不遣王田叔孟舒隱親左
右所以固儲副安後嗣誠哉人主有喜怒官掖多姦
詐怒解而後悔詐行而後覺無及矣如續之言萬安

計也嗚呼學者之勿心也吾與士大夫接三十年矣未
嘗有齒牙續者也

漢高帝使陳平乘輓傳載周勃代樊噲將曰平至軍
中即斬噲頭二人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
弟吕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怒後悔
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噲受詔即載檻車詣長安
至則高帝已崩吕后釋噲或曰平畏吕后而已矣曰
不若是則高帝以譖殺功臣吕后怒亦且報平勃平
勃死則諸吕強又誰制矣哉高帝之不枉噲吕氏之
不害平勃平勃得以誅諸吕安劉氏由燕之謀也不
亦善乎

或曰劉隗其亮直者歟曰敗中宗者此人也漢興至
孝景庶且富矣鼂錯以天下壓山東卒動七國橫
屍東市中宗資王氏以有江左其強固宜帝不以術
縻之隗方翩翩執刀筆以裁其末力不任兵而假鎮
以亢斯足以速禍而已矣魯昭公不忍季氏薨于乾
侯晉元帝不忍王敦憂憤告謝子家駒諫而劉隗勸
焉隗之罪著矣帝終不悟雪涕而遣之闇哉

孔子惡稱人之惡者子貢惡訐以為直者夫有口才
又有文法以羽翼之而忘忠恕何所不逮也其甚者
下人骨肉不避父子時主以為忠識者以為賊國無
繫焉則以自斃一有可為則危宗廟矣自斃者尚鞅

是也刑太子傅黥太子師惠王既立身裂車下危宗
廟江充是也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謝之不
聽階為巫蠱殺戾于湖武帝始以充忠直奉法不阿
所言中意終則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嗚呼噬臍
也已

或問泉鳩里加兵刃於戾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
族何變之暴也以為罪邪何以賞以為功邪何以誅
賞之是邪誅之是邪曰理必然也夫骨肉之恩本諸
天也怒有已時而愛無已怒而欲殺則殺者功愛而
不可得見則殺者罪矣夫豈不知殺之之由我也內
以慰其心外無以慰人心故歸咎云爾文帝逮諸

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待者皆棄市彼輜車封誰敢
發邪非其人之罪也借其死以謝天下也小人因人
喜怒以貪功而不度深淺禍其至矣故齊王自殺而
主父偃族滅魚復侯不得還闕而蕭順之憂卒聖人
作議親之辟公族三宥所以養恩而小人間之亦不
知量矣知其說者其田千秋乎其爰盍乎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常語下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
王霸者真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
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
也王亦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
文王武劣於帝也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
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有駁
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
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
者亦曰行霸道博矣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由此也人固有父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迹其世世脩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

之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或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說者以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然則霸非天子者乎曰說者之過也項籍亦嘗霸九州矣在秦漢之間矣尊懷王為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自立為西楚霸王非霸九州而何也然謂籍曰天子可乎彼共工氏蓋籍之類也敢問陽尊為義帝俄自取之亦足為霸乎曰謂其號也不言其道也

或曰文王受命稱王有也曰否不得已而伐紂可也紂猶未伐功未加於民而遂自立以昭其私焉孰謂

文王乃爾武王舉而建大號以追考虞芮訟息之年以
為受命之始故曰惟九年統未集十有三年春大
會于盟津非西伯實改元也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國
焉君王其終撫諸後人追之辭非西伯實稱王也
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曾
父王季歷文王昌是也康成取緯侯以亂之過矣
或問魯用王禮何如曰成以周公勲勞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公尊矣故禰文王郊后
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
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

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諸曰信也然則孟子何言乎儉
於百里也因闕宮頌僖公復周公之宇而曰公車千
乘朱英綠滕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山陵
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不與焉其何儉於百
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耳矣
諸侯之於天子非若敵國然也大國貢半次國三之
一小國四之一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稅譬之一郡
而已矣魯七百里開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
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有諸曰紂以崇侯譖囚西伯謂其得衆也諸侯又從之囚其疑膠矣彼諸侯之力足以勝紂邪盟津之會者八百武王猶退師當此時也固未足以勝紂矣力不足而從之囚徒使其疑且怒耳紂能脯鬼侯而不能殺西伯邪是好事者之語也若夫三子獻寶則有之矣然則聖人之賂免邪曰狄人侵邠太王以皮幣犬馬珠玉事之矣文王曷不可况三子者之愛其君邪君親之難何所不為也

或曰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請紂除炮烙之刑有諸曰以炮烙為是邪非邪是則不可以除之矣非

而請除之則發紂之惡也賣恩於民也姜里之囚既免又激怒之豈人情邪彼惟恐昭昭之不晦圭角之不刃也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象大難文王以之其斯之謂矣

或曰湯文王雖為二伯其國不出百里也曰唐之刺史有一州耳其領節度觀察則連十數州有之矣彼中分天下而治之威權所及百里而已乎後雖三分有二其益者未多也敢問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則是太甲不繼湯也曰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仲壬也就令繼仲壬為人後者為之子太甲固三年也

或問聖人之道固不容雜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萬物邪養人者不一物闕一則病矣聖人之道譬諸朝廷朝廷也者豈一種人哉處之有禮故能一也女子在內男子在外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親者在先疎者在後府史徒胥工賈牧圉各有攸若而不相亂也夫所以謂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則闐闐耳終日紛紛而無有定次也夫所以謂之雜也世俗患其雜則拘於一是欲以一物養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則人皆縞素矣何足以觀之哉其歸於諸子而巳矣

聖人無高行何謂也曰聖人之行必以禮也禮則無高矣夫其高者出於禮也異於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親無異稱居喪無異聞立朝無異節何也安禮也出於禮者非聖人也矯世者之為之也敢問聖人有過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豈無過哉或曰孔子謙也曰仲虺之美成湯改過不吝豈成湯之謙也哉世俗之說者則謂聖人無過顏子不二猶或為之辭徒使人君之耻過也而不欲聞之也

三代之政可得而言歟曰民不知之也商因於夏周因於商損之益之未嘗與衆忤也周公之制諸侯因舊國而大之百姓因舊田而廣之天下得不和平哉

世俗之說者必曰復古之未易復也商鞅之除井田非道也而民從之各自便也王莽之更王田近古也而民怨之奪其有也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孔子之為司寇也不聞其改法度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公羊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必蚤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說者不曰正其身徒冀冀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大哉孔子吾何能稱焉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仰之彌高也則吾以為極星考之正之舍是則無四方矣鑽之彌堅也則吾以為磐

石據之依之舍是則無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則吾以為鬼神生之歛之舍是則無廢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為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沒吾世而已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知南城縣事捷為孫甫訂刊

古體

三賢詠

魯連誓蹈海夷齊甘采薇秦王不得帝周武終見非
輕死議萬乘強執三布衣凡人欺貧賤貧賤豈易欺
和蘇著作麻姑十詠

魯公碑

他人工字書了看如女猗嗟顏太師趙趙丈夫武

爾姑有遺碑唐貞元七年古硬筆可破石鑄者疑虛語
驚龍索雷闔口唾天下雨怒虎突圍出不畏千強弩
有海珠易求有山玉易取唯恐此碑壞此書難再覩
安得同寶鎮收藏在天府自非大祭時莫教凡眼覩

七星杉

五行與萬類有象皆在天如何彼杉樹反更侔星躔
予思古昔意欲媚茲山巖草木尚有斗人物誰非仙
栽培自何代衰老今多年大旱不減翠涉春無益鮮
生當好世界過盡閑雲煙江房心欲布政柱石安可捐
煉丹井
丹竈久已毀井泉空獨存此地非常地今人非昔人

我願刀圭藥輕舉朝明宸一言洗天日萬物歸陽春
群仙誰嫉妬使我身漂淪俯視廢井水欲飲礙荆榛
徘徊片雲下泣涕霑衣巾少壯幾何時且醉樽中醇

玳瑁石

前有縣大夫取此石為器囂然夸謂予材與工俱美
如何爾鄉人器用曾莫備無乃居荒陬俗鄙不喜事
咎云此石堅攻磨動時歲官用錢出民民用錢出已
出民官不知喜一作喜事誠可貴出已乃傷財誰能一作
其不惜費大夫聞此言如有所忿矣今君倡是詩敢
以報嘉惠

秦法其甚苛
予觀後世事政役火烈烈苟非為鬼神何計避羈縲
望皇今在御百事咸均節常披詔書意苦念生財竭
誰能將順者所望在賢哲無使峯中人笑我民屠裂

流杯池

幽居久不樂心死如濕灰聞言山有池仙客曾流杯
披衫向西坐欲望無崇臺何當命遊宴盡聚不羈才
顧恐狹隘地未足開吾懷仰手斲河漢決向天南來
移舟復轉嶽壅遏成環迴橫持北斗柄量盡酒星醅
箕踞接下流一軟空千壘八風助吟倡萬怪供嘲諧
醉來散髮卧蠅聲視霆雷冷笑勢利子茫茫塵土堆

碧蓮池

碧蓮何歲開我時不得見于今到池上只有紅蓮綻
紅蓮非醜惡物以多為賤阿蠻雖解舞不見真妃面

虎跑泉

虎跑本何為彼將對以臆有如大丈夫卓爾抱剛直
盜泉既不飲諸人亦不食山中小禽獸何足勞捉搦
勇氣無所泄爪地成遺跡地神嘉乃誠水源如開闢
尋常竊六畜夜傍人牆壁是與豺狼同聞此宜慙色

丹霞洞

山西十數里乃是丹霞洞直上窮雲霓中寬入罌甕瓦
紅塵生不識明月
林人家千里庭泉源六月凍

風雨氣勢惡世之精神竦靈物少形見仙官何職貢
俗緣易厭倦世事足愁痛寄語松上鶴他年期一控

葛仙壇

仙翁猶在時壇上何設施仙翁一去後夢草空離離
下士固大笑言者多不知嗟嗟天壤內共是枯魚池

穫稻

朝陽過山來下田猶露濕餉婦念兒啼逢人不敢立
青黃先後收斷折偃偻拾鳥鼠滿官倉于今又租入

哀老婦

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
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

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繇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
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牽車送出門急若盜賊驅
兒孫孫有婦小大攀且呼回頭與求訣欲死無刑誅
我時聞此言為之長嘆嗚天民固有窮鰥寡實其徒
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吾君務復古旦旦師黃虞
赦書求節婦許與旌門閭繫爾愚婦人豈曰禮所拘
蓬茨四十年不知形影孤州縣莫能察詔旨成徒虛
而况賦役間群小所同趨姦欺至骨髓公利未錙銖
良田歲歲賣存者唯萊汙兄弟欲離散母子因變渝
天地豈非大曾不容爾軀嗟嗟孝治王早晚能聞諸
吾言又無位六空連如

寄懷

鳥獸死有用羽角筋革齒輦輓入工師飾作軍國器
玉食白如瓠瞑目已腐穢生者不敢留埋藏與螻蟻
百年富貴身孰若鳥獸類唯有令名人終古如不死

又

根生但為松翼飛但為鳳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
癡兒似婢妾寸步矜恩寵傍人忍笑時佯把衣袂弄

又

齷齪復齷齪淺謀同燕雀不思明日憂但取今日樂
俗儒抱書卷未去眼中瞶誰將古人淚更為今人落

避暑

富貴責且重慙耻心如何貧賤事易了飽煖幸已多
大熱火天下虛堂枕山阿拔俗嫌人影考古分賢科
漱冷齒雙噤飲香顏半醅一跣或移日遇狂還自歌
去就各有志彼此無相訶原憲豈嘗病賜也徒來過

喜雨

人皆喜膏澤我獨憂豐年歲凶已賤糶年豐安得錢
賦役忽驚駭倉廩甘棄捐銖銅苟可換富貴寧我憐
歸來官事了相弔柴門邊農夫未盡死穀價應常然
玉心幸仁聖分職當忠賢謂穀賤為美咄咄無欺天

送上官直

失意多怨尤有誰能自知遊人務乞丐之子唯求師

成名在積善

疑根本苟深固春風諒無私

題五師房三笑圖

高僧不出院屏畫三笑圖客子倦遊者欲去復踟躕
古人骨朽不可追今人相見如古時人間觸事入吾
笑何必門前有虎谿

寄祖祕丞

我本山田人好尚與眾異平生重交遊所得固無幾
昨者應茂才西行覲朝美時當慶曆初選舉實多士
茫茫帝王州栖栖遠行子攜錢賃破屋乞火蒸陳米
鞍馬到卽賣僮僕癡難使有時造公卿努力向塵市
數步則一歇長吁乃能起衣冠信質野言語欠婉媚

闍人顧之笑將命見而避往往得所請蹒跚向前跪
何能剖懷抱浪自慕尊貴貴人如天神喘息生雲氣
野夫等麋鹿芻豢非所冀歸來坐空窻惆悵夕不睡
塵埃滿鬚鬢臭惡入口鼻業已辭吾親中道豈可廢
僂俛待報聞愁憂遂經歲二年正月晦閑房適假寐
有奴來啄門手披^上聲擇之刺承命驚下牀赤脚誤穿
履從來未識面只是聞高第名顯宦且達見我當何
為再拜請就席孰視知可畏昂昂貌甚古崖石掀氛
翳渾渾氣甚和璞玉無芒銳高談貫先哲雅意在茲
世昔人相遇間一言猶合契今吾於擇之寧假再三
計自此習往還一心^疑疑貳如執息廣厦如飢享盛

饋君授南康一維蔡河浹我館汴之陰前去路則
邇時時結帽帶踽踽尋英軌衆人嬌綺羅相對紉蘭
芷未絃自三嘆笑殺彼鄭衛王命有期日都門一反
袂君行劇鴻軒我處近匏繫曠日及孟秋皇慈始收
試崇崇九門開窈窕三館祕主司隔簾帷欲望不可
跂中貴當張闌蒐索徧靴底呼名授之坐敗席鋪冷
地健兒直我前武怒足防備少小學賢能謂可當賓
禮一朝在檻穿兩目但睜眙捉筆祈所問移時數千
字讀書取大者纖悉或靡記炙背雖自竒寧當至尊
意龍馬騰天衢駑駘合羞死量才與揣命坦蕩更何
事振衣託歸舟河流迅弧矢淮清江且平踰月在枕

几及過廬山南聞君初布治船檣既入岸馬首已來
暨迎我到府署相見共欣喜嫩橘摘千苞肥魚斫千
尾蕭晨徹骨清佳境邀入醉高會雖暫歡故園當速
至草草成別愁悠悠渡湖水是時東方曙俄然北風
厲陽鳥畏威逃江神以儒戲氣象斗不同波濤大可
憐長帆張去欲裂孤舟蕩無倚或從玉井出或自銀
山墜篙工斂手立脉脉無窮淚從者閉目坐嗟嗟不
敢視我時撫牀歌分去作長江鬼所恨生劬勞不孝
而已矣禍福果無妄險難行可弭脫身得平康引領
望鄉里厥後過秋日幸得見維梓入門何怡怡饌具
肴其音雅文一針喬兒徧生齒芟除閑草萊疏通

舊洛社君盧... 盛脩理踵門... 手若弟不唯... 有綱紀蚤與... 在文史時附... 難到耳殆及... 平寃滯故人... 益難致薄命... 纏痠癘老母... 與心離權柄... 猶未啓荏苒... 會天不棄春... 風動枯槁甘... 雨

澆根柢行行... 日攢萃一夕... 口齒閑號歎... 弗可諱醫師... 殫怪詭薄暮... 對獄更試言... 白徒隸竊被... 于明敷朝家... 青袍衣乘船... 宦官勢詔文... 善利江淮

思處置轉運... 奇律之如國器故使按坑冶庶可

展才智小人靡忖度假寵愈放肆行符索吏卒圈印

發傳遮閣閭望塵拜州縣從風靡遞道結繒絲鋪造

寒珠翠車騎前後呵給使數百指何者為典刑獨自

誇爪甯在昔秦無人繞朝贈之箒繫我非龍書碌碌

寧不耻作書貽諫官姦詐患不細有詔令逮捕按驗

取真偽是夫知計窮誣我以罪戾上官猶眩惑準例

皆拘係幽幽圜行中憤憤爭競裏周旋二十日乃克

見巧敝畫地尚不入叢棘曷可實惟茲謝吾母幾不

全髮體教道亦難行凡庸豈同志吁哉養英才徒以

鉤積毀篋書歸敝廬庠門任蕪穢去年仲夏後感暑

若火熾郊園有餘爽蔬田禾聊可嗜時復觀田疇畢力

奉耘耔人生但飽暖此外皆滯侈思君非一日欲去

無雙翅俄聞遷黃州又說丁喪制古來聖與賢誰不

遭醜詆蜀日駭狗犬夏鼎鼎愁魘魅人壽有短長孝子

謾憂思滅性經所貶節哀禮為是矧夫王佐才簡在

唐虞際揚名以顯親報德豈不躋加飯苟如願蒼生

猶有情適時匪我長不朽乃所擬道義果弗充富貴

反為累回憲本無官桀紂焉得此俗子但相非吾心

已居易勿... 游嵩陂念君在寒泉作詩布幽懷讀之

勿唾鄙

名男

詩喻之

孔門有高弟，孝著求諸聖。人言尚曰參也魯，才敏誰能顧。恐難荷負苟無德，將之何盜於父母。昔如吳起者，善兵亞孫武。醫臂游諸侯，親喪哀不舉。楊彪有子脩，器能頗可取。一旦以罪誅，舐犢徒虛語。吾生本薄祐，略無兄弟助。及汝又一身，不絕如線縷。祖母唯汝愛，無異所生乳。寧止託祭祀，亦欲興門戶。伎倆勿求名，適時乃有補。計慮勿尚巧，合義乃可處。持重尚寡過，權剛庶無懼。內以保家族，外以揚名譽。高山在所仰，今人豈殊古。參魯為汝名，其字曰孝孺。女色無定美，贈卿材。

女色無定美，寵至美則多。士才無定稱，用顯稱已過。

長安小家子，粲粲秋池荷。性慧不覺耻，母憐不加訶。出戶一囊麝，見人雙眼波。情動笑難止，語嬌音屢訛。都人口如沸，觀者踵相摩。因緣幸充選，恩澤成偏頗。少費萬金珠，一呼千綺羅。佯愁慘白日，猛唾傾天河。東鄰有賢女，春綠涵脩蛾。花艷不裁翦，玉光無切磋。自小固聞禮，藏頭豈知他。親戚尚未見，媒官當奈何。時誰訪問生，世就蹉跎。豈不有配偶，市里或山阿。豈不有奉養，春喜與機梭。列女不得傳，樂府無人歌。容華日衰落，涕泣坐滂沱。富貴易脩飾，貧賤多笑呵。柳下無仲尼，小官終城磨。進退在勇決，遲疑兩皆蹉。進當事奇偉，退當取勢位。健筆為干戈。

胡然守一節 白雲隨和

江亭醉後

平生尚個儻壯大苦摧折主人能結納佳境為鋪設
渺瀟東江來谿訝暮雲裂倡女稍多藝市酒且供啜
俠氣復何聊心朋幸相悅解冠從放蕩大呼誰輓掣
咄哉千里足嗟呼三寸舌悔物喚龍取天葩令鬼折
艷唱聲非雅戲談理當譎帷房笑私昵閭巷嘲瑣屑
更鼓莫催睡夜風纔去熱俗士鮮大志于今重小節
內行豕在泥外貌犬伏紕吾儕古豪傑方寸浴日月
被謗肯自疑為歡顧猶拙放飯彼不慙使我無齒決

寄章友直

人生何足貴貴在天資秀譬如沙石間金玉豈常有
有才不善用多為滯邪誘嗟哉棟梁材往往厄樵手
章子吾不識美在衆人口如何材藝多四十無所守
所守者何為非貴亦非富古今聖與賢歷歷垂星斗
景行苟有成進退無一繆不能攻天下尚可名身後
百年隨飄風白髮勇未鬪良時且不反飲恨唯尸柩
無謂學已足大海難掬漱無謂過可文希珍尚磨垢
智者當自知既往誠可咎西子蒙不潔見者掩鼻走
惡人羊齋戒上帝必孚祐相如竊妻逃犢鼻從沽酒
一朝賦上林在漢為稱首努力念前哲吾言非子詭

春秋書大雨
白已若霖如何方春時終月常積陰
深空若泉瀉盪地成淵深曾無晝夜別顧恐山嶽沈
疑是天上河底漏不可禁傍無女媧石欲補難為針
又疑次宮水陽耀所不臨何等大鬼物戲把北斗斟
誰籠三足鳥冷卧空桑林勾芒失權柄羞耻啼盈襟
枉殺幾樹花恣許泥土浸一作慢或云天有意欲使誅
荒淫田穀彼何罪茅穎當森森一粒且漂溺不啻千
黃金路絕吊客行餒我一作死憂巢禽風聲怒打屋寒
氣奪穿衾况我出山遠久次茲江潯嗟嗟歲月晚悠
悠金玉音無聊但詼笑有得還歌吟莫怪旅愁甚旅
人千萬心

弋陽縣學北堂見夾竹桃花有感而書

暖碧覆晴殷依依近朱欄異類偶相合勁節何能安
同時盡妖艷無地容檀欒移根既不可潔心誠為難
外貌任春色中心期歲寒正聳耳尚可聽誰是伶倫官

孤懷

智者在不惑君子貴知機彼昏有耳目無能辨是非
蜀犬盡鳴吠義輪自光輝古人不可作垂涕沾吾衣
讀韓文公駑驥篇因廣其說

主人渴良馬僕夫念駑駘行遲追易及力少牽易來
時聞千甲定百箭憤其懷主人雖欲買衆口大悠哉

送陳少公

俗人無心習偽美誠口吻當文學奔走成名聲
之子出蒿萊行潔業且精中美未外發撲質亡華英
持此嚮廣衆詎凡笑與憎况復允薦舉路險豈易行
所頌天命泰因之主者明牙絃一鼓時鍾子耳必傾

蝦蟆

蝦蟆爾奚為閤閤攪人耳在官不為去官在私無私
事徒將一寸口日夜相鳴吠豈能劓語言且欲諫夢
寐何者孔稚珪愛之如鼓吹誰論正與滯各自有知
已

惜鷄詩

曩予家居見鷄有異者為之動心嘗欲作詩而不果

戊寅夏五月學于山中乃追賦之曰

吾家有鷄母乘春數子生生來踰六旬互覺羽翼成
其母且再卵逐之使離散衆雛既不來一子獨戀戀
戀戀不肯離逐之終不移母行無險易唧唧相追隨
卵生亦云足母伏窠中宿厥子苦無依攀背如悲哭
窠中母所安忍渴復忘餐子於背上卧不捨須臾間
我時見之喜異類能如此因欲觀其終其終諒何似
一朝大長成乃知牝牡情膨脝娠在腹漸見東西行
行行求飲食欲以助生息卵出子還多養子何勞役
朝啄荆草林暮爪汙泥深昔時隨母意今作愛雛心
雛生誠可愛母老寧忍背物性乃不常使人心歎慨

物類本無知無知孰責之斯鷄與衆異酷似有天資
天資以仁孝變更何太早况彼本無知血毛安足道
萬物靈者人孰不念其親少艾與妻子所以奪吾真
五十慕父母虞舜稱稽古埋子得黃金邇來唯郭巨
古人往莫追言之淚沾衣斯言足自警題作惜鷄詩

日出吟

日出百鳥喜羈人嬾舉眸長恨年光緩祿養未可求
若至年光過高堂又白頭羲和君有知柰我心悠悠
聞女子瘡疾偶書二十四韻寄示

昨日家人來言汝苦寒熱想由卑濕地頗失飲食節
脾官驕不治氣馬癡如絀乃致四體煩故當雙日發
江南此疾多理不憂顛越顧汝僅毀齒何力禁喘噎
寄書詰醫師有藥且嚼啜方經固靈應病根終翦滅
但恐崇所為嘗聞里中說茲地有罔兩乘時相胃結
嗟哉鬼無知何於我為孽我本重脩飾胃中掬冰雪
禍淫雖甚苛無所可挑挾疑是饕餮魂私求盤盞設
畫室唯琴書何路致葷血無錢顧越巫刀劔百斬決
心板昏邪公然敢抄撮吾聞上帝靈網目匪踈缺
不富悉追捕汝苦旦夕歇慈愛早有加憶念今逾切
塵勞差可畏歸訂又云輟所生能助勞祖母矧聰哲
曉外縱天孫無況諒非拙勉勉多自安風來信勿絕

長... 惜哉聞道寡氣志苦不常
言... 東... 揚... 一事若可喜不顧道所長
言... 原... 俠... 賊... 乃為良仁義謂足羞貧殖比君王
黃老先六經斯言固猖狂吁嗟夫子沒兩觀無刑章
子懷班孟堅駁議何洋洋傳與後世人慎思其否臧
和育王十二題 筠州揚也田以僧常坦詩俾
予和之題之義坦自有解

金沙池

遙聞金在沙知是虛名號世人方競玩奢何效有遺寶

佛迹峯

佛迹空在茲佛心無處所尋迹以求之似學邯鄲步

七佛石

萬物雖散殊孰非道之體何必石岩岩方疑金在臂

袈裟石

杯几教一來東群心日歸向土石至無情也作披緇狀

明月臺

月色固無改臺基亦不壞嗟哉翫日人古來誰更在

石屏風

形模皆自然樹立豈人力松影與秋光掃成真水墨

鱖魚井

田苗自枯槁井鰻人所禱若教龍有靈此魚何足道

供奉泉

璘師鑿此泉晨夕奉親老因知達者心豈嘗離孝道

育王塔

嘗聞有為法佛說如夢幻胡然宰堵波香花耀凡眼
八角殿

晉後千百年茲殿儼如昔梵宇若皆然應須省民力

晉年松

典午既陵夷群材共淪謝唯有青青松于今被王化

重臺蓮

長疑佛界中天女來行樂為怕山風寒仙衣盡澤重

著

美女篇

繁霜毒春木花開苦不早愚夫擇利婚美女貧中老

曷不冶顏色門前車馬道閨房有禮文自衛誰言好

俗態競朱粉古心慕蘋藻所期君子恩卒以慰枯槁

苦熱夜

熒熒背明燈黯黯垂疎帷階庭豈不好蚊蟲苦相期

壞扇無清風暗樹多敝枝屈指山泉侶寂寥空所思

丐僧

靡靡步康衢喋喋問流俗誰將今日財願易來世福

休論身善惡佛眼重金玉

閔俗

君明若無祿陳編孰能讀公庭若無法穢德誰不足

煦煦儒者言沈沈小人腹傷心勿復道拂絃寄清曲

感歎二首

世常羞貧賤貧賤非我羞道成不見取貧賤誰之由
陞楮擁堯舜廊廟居伊周面對豈無說咫尺路阻脩
浮雲關太虛白日光逆流嗟爾臨人者蔽賢天所仇
又
得志萬罪消失志百醜生誰云王公路寬枯槁不敢行
出言到口角縮舌悔恨并自省由若此况乃蚩蚩氓
故知當今賢未有非簪纓

寄鄰父

離山闕歸期滯蹤如在獄他門一鬻灸賤子萬端辱
吟憶圃花盡夢知原麥孰公言富貴遲何似耕穫速

竹齋題事

低齋結空野小竹移孤林齋閑竹淨好日媚幽人心
南方夏厭暑獨此留殘陰憂雨挫促夢穿風搜涼襟
長茵展麗鮮亂歌奏歡禽待奴裹村服語客拋塵簪
志高成利讐思爽生詩淫值聖喜盈卷感古悲入琴
山迎穩履遠月勸澄杯深榮名雖未染幸亦非堙沈

贈黃秀才別

朝闈入有籍疏遠難見君世眼不識道貧賤無高文
蘭蕙生同草鴻鵠心在雲贈子喜別離兒女安得聞

雨中作

群陰侮陽德雨陣春嘈嘈白曉慘成夜瓦口生飛濤

凝雲列山嶺冷氣攢衣刀徑闌有松竹庭卧唯蓬蒿
花深得罪墮鷲辯知時逃隰苗出水短木菌隨日高
微吟雅於樂快飲其如膏朱曦待未見天蓋空牢牢

獨居

苔根跨階發白雨滿四簷春眠嬾下枕日午誰開簾
浮塵裹酒榼餒蟲鏤書籤榮樂豈不欲非義固所嫌

閔雨詩

吳江之南是曰豐國五種之生天下食一歲不登吾
民菜色如何天不仁縱彼旱孽子稱其神矯矯赤龍推
火軒來自東南山咸池慄水不敢沃陽侯失色愁烹
煎况茲眈眈流涓涓何足吸之唇齒間但見禾與黍

蓬勃紅塵起土伯勅其屬掃路迎飢鬼哀哉氓蚩蚩
託身釜鬲惟蒸炊小人怨咨君子知天生天殺今其
時我聞皇穹大德在生育愛養萬物同嬰兒產民之
身賦民食中道絕之何所為當時冥冥間委任非其
宜山川之神各守土群龍受位司天池上帝當軒親
戒勅十日一雨無愆期帝心仁且信臨下固不疑謂
言庶事有分職屏去視聽思無為安知愚下鬼負德
孤恩難制徇弄天之權侮人命貪嗜牛羊邀祭祀忽
焉一物不稱情因教此旱灾生靈雷霆之官畏罪莫
敢諫頭枕天鼓眠不醒帝在紫微垣下隔千里雲徒
勞銜血向空哭帝心雖聖安得聞北斗侍帝側幹運

氣母均四時五星照衆宿照曜亡偏私夫何容此鬼
恣行胃臆輕天威定是機務繁耳目有所遺小臣亦
何者草莽負奇節欲係神頸無長繩欲斬龍頭劍鋒
缺皇穹如未察凶邪空使小臣心鬱結

訪周道士

豈無飲食奉歡樂亦有賓客相追遊宿醒在枕或時
起俗話入耳令人羞偶隨賢友訪仙子一臨花檻斟
瓷甌塵埃何處是浮世松竹此地長清秋古來擾擾
富且貴天下茫茫公與侯蓋棺事了何足數乘興嘯
傲真良籌

甘露亭詩

乾坤父母莫匪慈胚胎億兆成角羈其間哺乳不及
處有時泣殺呱呱兒南川上游號沃野景祐丙子嘗
凶饑新田始苗舊穀罄十室八九無晨炊伏陰何者
不仁甚釀作水灾來助之煙煤刷天雨汁黑嘔山泄
谷爭奔馳橫流一夜打城郭萬弩竊發穿毛皮東隅
有洲尸揖揖如蟻欲走遭水圍屋根無力樹腰折蛟
蜃食人猶擇肥濤波一望萬山阻六親不得相扶持
國子劉公好仁者惟時假守茲軍麾民生在我不在
命告舟往救無敢違童兒赤立婦女困載之剗木何
纍纍泥沙外冷內飢渴口噤不語如狂癡牽孿坐卧
滿府合賦以酒飲加饘糜隨流往往亦不死遠在百

里無人知捐金購得問氏姓召使親族攜之歸司農
倉廩盡發出不待奏報先施為有餘况可補不足大
賈蓄家如響隨來贍去察夜繼晷赤熱不忍蔭華穰
由斯一郡十萬戶餓膚日月生膏脂存者相保沒者
塋唐虞仁壽重毆躋

聖主養賢賢養物氣和郁郁通高卑城西老宮古松
徑一朝墜露甘如飴千柯萬葉結不解玉階瓊樹光
離離忙俗奔走競觀覩手攀口吮同齋浴學老之人
周氏子好善不類黃剋師欲令事迹緬久遠築亭其
地高巍巍公之歸朝不可借松樹至今猶未衰我作
此詩揭亭上他年墮淚如羊碑

送丘寺丞

嗟予兀兀何施為學無異意唯傳師嘗言先聖所述
作人事而已亡他岐安知步步有天道繫我丘師能
識之春秋下應三千歲雅頌周流十二支闡幽大傳
與隱旨圖寫轉匝成圓規勞兄示我復教我一字不
曉如癡兒文侯聽樂唯恐卧今我幸免指目皮丘明
子夏言不及我兄所得何神奇直疑前身是顏子獨
受師說無人知又疑夢寐感靈恠常與周孔相追隨
不然悠悠千載後何傳何習遽如斯窮愁著書古有
例昨官闈中今海涯海涯路遠學者少斯道未有施
行時 聖皇誅賞甚明白歸來奏牘無遲遲江南鴈

雪片如掌酒花上面寒力衰是非得失從此止馬頭
一別東西馳

荅緣槩師見示草書千字文并名公所贈詩

序

佛繇西域漸中土欲使群心皆鼓舞若顯梵語及胡
書昧者雖從明孰與其徒徃徃多材能暗結時賢為
外助遠公自昔來廬山誇逞蓮花邀社侶吁嗟君子
遭亂邦舍此未知何處去邇來一行善記覽齧破乾
坤尋曆數或攻文苑掠芬香辭則貫休筆懷素其餘
曲藝與小詩布在人間難悉數賢豪大抵多憐才引
致門牆無齟齬其人既重法亦尊羽翼大成根本固

我緣山谷見不遠緇褐惺懂盡愚魯坐量此去朋黨
衰纖縞焉能拒強弩去十有使自番陽手藉一函來
我所發函乃是緣槩書千字滿前雲縷縷衆人飽食
已用心欲噍伯英肥美虜當時名士嘉其能長序短
篇聯繡組因思幅員千萬里如師之能更幾許以儒
輔釋日益多何恤區區一韓愈

春社詞并序

寶元二年嘗夢大雨所居室驚而仆地既已有一
人甚長大紫衣而冠心謂雷之神也呼覲使前授之
題曰春社詞詞或作一番觀懼栗栗接筆得八句與之
及覺尚記其首三句頗恠異今七年矣值暇日以五

句足之
吳臺詠春嶺春色三刷花光入龍國田邊大樹啼老
鴉野雲癡醉寒查才年華欲住風雷惡蘭臉知秋淚
先落時榮時謝無了時扶起混沌須神醫

聞訓狐

昔年因讀昌黎文知有訓狐猶未真客堂昨夜滅燭
後一聲竊發誠驚人慈母入席匪虛語據此麓暴誰
敢聞殺人之子養爾子天地不管胡為仁豈無鷹隼
善搏擊去路昏黑難相親亦有弓矢可彈射卻恐誤
中東西鄰我今獨處雖無懼聒不得睡寧不嗔嘗聞
鳳凰百鳥君丹穴萬里誰能言行當整頓九韶樂奉

迎絳羽掀重雲且前再拜列爾罪爾軀何足為灰塵

聞喜鵲

翩翩者鵲何品法羽毛白黑林之幽生平智力可料
度有巢往往輸嗶鳩天然卻會報人喜愚兒幼婦唯
爾求萬聲千噪幾曾驗聞者終是軒眉頭從來烏鳥
愛反哺孝慈情性誰可傳其間於事最先見告人凶
禍令人憂憂時不肯自脩飾禱請神鬼爭啾啾告之
愈驗愈見惡法共云灾患鴟之由彈丸瓦石相驅逐
名園佳樹難依投忠言逆耳世罕用屬錢曾剖伍員
喉莫笑後來司馬公事事稱好真良謀

解湯延祖字

身以... 世八雅有言念爾祖述脩其德乃
為美... 十八年寫之琬琰千餘歲湯生本由
義方教石磨沙盪求成器其名延祖有意哉吾以子
立為之字立身之道將何如非曰凡人富與貴不賢
而位何能為蠅蟲豈不披紅紫周公亦入舜亦入口
銜日月坐天際勗哉見善勿遲疑往往後生誠可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終



卷一